

从没想到,我对山野也会生出恐惧感。

在青山关古城隘口的葱茏草木之中,驻操营遗留下的散居村落里,当大家在山间烛火夜色中各领到一把铁钥匙,分头去寻找寄宿的草堂和农舍,我的心里对幽居山林生出担忧和惧怕。我暗自羞愧,回溯30年前,我八九岁的时候,山里还有狼,猎人进山的季节,它们会潜入平川海潮般的庄稼地里,那个时候,我常常挥舞着一根木棍,在浓黑到遮掩了星光的夜色里,呼喊者在田间路上奔跑向莫测的野地,寻找摸黑劳作不休的父母回家吃晚饭。若干年以来,回归乡野的渴望慰藉着我干渴的灵魂,而当置身其中时,我为什么会心生恐惧,几成叶公好龙了呢?

这次不是对人的恐惧。很多年以来,我从小时候的怕鬼,渐渐明白了鬼是人弄出来的,人比鬼可怕多了,很多可怕的事情都是人做的。可眼下的恐惧却是从下午参观清东陵开始的,都怪清东陵管委会对我们这群作家太重视,管委会主任和导游中心主任亲自讲解,他们都曾是全国最优秀的讲解员,赵英健主任还曾作为专家学者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述过十几期的“清代陵寝之谜”,他们擅长把一些奇事讲得可信而可怕。两位着重带我们参观了乾隆的裕陵和慈禧陵,这两处最奢华的陵寝都曾在1928年遭受过军阀孙殿英的盗掘。据老兵日记载,炸开地宫最后一道石门时,乾隆满装珍宝的棺椁突然冲过来再次顶住了石门,吓得匪兵抱头鼠窜,而后赶来收拾乾隆尸骨的遗老皇族在泥水里捡拾起十全老人硕大的头骨,自骷骸两个幽黑的洞洞里,射出两道怨恨的青光。上世纪60年代清东陵初成立文物保护单位时,专家下地宫进行保护清理,发现乾隆的棺椁再次抵住了石门。

而慈禧身后的遭际则更为悲惨,匪兵打开棺椁,发现老佛爷容颜依旧,盗走无数奇珍异宝后,将尸身弃于地宫一角,扒去衣衫搜寻珠宝。老佛爷仅着一条小裤衩在泥水里,七七四十九天之后,前来收拾尸骨的老族人看到慈禧尸身上长满了一寸多长的白毛,好像一个大猴头。几位命妇亲手为老佛爷清洗尸身,又置于棺椁之中。许多年后保护专家打开棺盖,惊讶地发现,尸身已风化为一具完美的干尸,可以媲美埃及的木乃伊。在清东陵少数未曾遭劫的陵寝中,顺治帝的孝陵至今完好无损——大盗小贼都明白,掘开崇尚节俭且按祖制火葬的顺治的陵寝,除了得到两三罐骨灰,不会有啥奇珍异宝,孙殿英也明白这一点,他炸开好大喜功的乾隆的陵寝和奢华无比的慈禧陵,拉走十几卡车珍宝,却无心冒犯顺治。谁说身前未知身后事呢?后果总是有前因。

当置身慈禧陵阴冷无比的地宫中,确定老佛爷的干尸就在我们眼前不足一米的木棺内,我不能确定她是否在沉睡,但是一个生前恨不能扭转乾坤的人,谁知安息竟成奢望呢?纵然来到距离东陵100公里外的室外桃源青山关,我的背上依然隐隐感到慈禧地宫中如冰似针的极寒。当各自手握一把铁钥匙,在树影幢幢下钻进老城门寻找属于我们的农舍,作家温亚军开玩笑说他依然能听见慈禧地宫中

的腐朽气息时,幽明变幻之中,确实吓着了。

不知其他人都隐没在哪里,我以为自己会因为恐惧而睡不着,想不到一夜踏实又安稳,清甜一梦到天明。醒来先听到潇潇洒洒的落雨之声,拉开窗帘,雨线穿林打叶,一派静谧安闲的山野晨景。雨珠在毛桃树狭长的叶面上跳跃,我记起昨天黄昏初到青山关,作家肖克凡在山路指点给我们看那些比梅子还要小些的桃子,告诉大家那便是毛桃。我一下子想起《西游记》来,在孙悟空的日常生活中,这便是主食了。我小时候村东北有一处果园,很吃些桃子,但已不能记得是否确如肖老师所说的那样带点酸苦。

隔着窗玻璃领略雨打桃林满目翠绿,我突然对自己的写

## 河北三思

□李骏虎

作有了反思;写散文虽然不多,历史却长,然而不知从哪一年起,下笔非要强调文章有思想,干吗非要这么为难自己呢?难道朴素平淡地把自然之美和人的真情写出来,就不是有品位的文学作品了吗?

### 二

这些年,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淡了,很多关系都演变成了经济关系,交情少了,交易多了。作家圈子里的朋友见面难免惺惺相惜,彼此取暖一下。诗人汪国真是我们此行的明星,所到处处处众星捧月,然而吹散浮名走近了,其实是个朴素真诚的人,我俩挤在一把伞下,在雨中的加油站挽着肩背找厕所,彼此间不过是亲切平凡的众生之一。跟朋友谈起朋友,是一种心灵慰藉;与祝勇聊起张锐锋,与乔叶聊起鲁敏,与肖克凡聊起吴克敬,与刘建东聊起韩思中,我们这一群人受到热情接待,但个个低眉顺眼,作为作家在各自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不求充当精神导师,能够适当地保持自己的尊严、优雅,在自我修养的前提下做好学问,已经殊为不易,否则,在这浮躁喧嚣的时代,面对神鬼不惧的人们,你还能指望去引导谁的精神呢?

河北埋葬了清一代帝王们的文治武功,家丑国耻,从东陵到承德,帝王后妃们的身影和秘事奇闻影影绰绰。康熙盛世足可流芳,在避暑山庄的“曲水荷香”小憩,望着文津阁的黑色琉璃瓦,由衷感慨这一对祖孙尊儒重道的情怀和文化功德,康熙主持编撰万卷《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乾隆朝纪晓岚率近500官员编成7.7亿字的《四库全书》,敕建皇家藏书楼四处:文津阁、文源阁、文溯阁,馆藏《四库全书》,称“内廷四阁”。因江南文人云集,又缮写三部,分藏扬州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圣因寺文澜阁,称“南三

## 往事如烟书之味

□赵炳鑫

我的老家在西海固的一个乡村,祖辈以土地为本,以农耕为生,读书尚学者寥寥。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那个庞大的家族之中,没有一个读书之人。到了父亲这一辈,才有了读书的人。

祖辈兄弟五人,均未进过学堂,然而祖父赵维秀天资聪慧,性好交游。那时,我们祖上虽算不上诗礼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然而也是家兴业旺,家道殷实。祖父极好结交满腹经纶的文人学士。“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祖父口头经常吊着这样一句格言。也许是“往来无白丁”的缘故,祖父懂得的东西很多,成为家族中德高望重、一言九鼎的长者。加之他口齿伶俐,能说会道,老年境至,乃成为当时西吉、隆德、海原三县调解乡间讼事和家庭纠纷的“说话先生”。大凡乡里有了打官司的讼事或谁家有了排解不开的家庭矛盾,必请他出山说和。事主家住往备上鞍马,送来礼物,接祖父前去。让我至今感到惊讶的是,没读过一天书的祖父,竟然能将《增广贤文》倒背如流,口吐莲花。说到紧要处,名言警句,旁征博引,句句击中要害,使当事人由当初的抵触,到中间的沉默,再到后来的心悦诚服。

由于祖父十分崇拜有学问的人,他常常用“敬惜字纸”来教育我们,不但要爱护书籍,而且要尊师重教,因此,到父亲这一代,他要求子女不论是男是女,都要读书。不知何因,在父亲这一代,家族中灾难性的遭遇一个接一个。那一年,我的两个堂叔父一个在西吉三合中学读书时,身染恶疾,不幸早夭。另外一个则在西吉县城读书,我家离县城大约有60里的山路。有一天,在叔父徒步从学校回家的路上(解放前,我们那里根本不通车),可能是出发太晚的缘故,天黑之前未能赶回家,被土匪绑架后反剪双手捆在了一个荒无人烟的破庄院里的一口井旁,嘴里还塞着一团乱麻,天亮后,被当地犁地的乡民发现,才救回家中,那时人已奄奄一息,不几日便亡故了。可怜两兄弟聪颖过人,却在读书求学的路上踏上了黄泉不归路。这两件事让祖父伤心极了,然而他支持子女读书的愿望从未改变过。

后来,父亲被送进学堂,读过四书五经,也读过解放前夕的国语课本,那时用的是《康熙字典》,父亲读书刻苦,学业有成,解放后在粮库工作,“文革”期间,因种种遭遇,只得回乡务农。

我们弟兄三人恢复到恢复高考后先后都考上了大学,在我们那个连高中生都少见的贫困乡村,一个农民家庭一下子出了三个大学生,成了当时我们那一带的特大新闻。父亲那时的心情可想而知,乡党们给他起了一个很土的外号叫“兴老汉”,兴乃高兴之意。

现在想来,我们弟兄三人能出人头地,还真有祖父的一份功劳。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我们家一顶富农的帽子,让父母大半辈子抬不起头来。家境更是一贫如洗,靠父母挣工分养活一家七口人,生活的艰难自不必说,我们兄弟三人要读书,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事,只是看着别人家的孩子背着书包上学,羡慕得要死。

后来祖父发话了,首先让大哥读书,母亲不同意,母亲说没有钱供给。这也是实情,那时要省出几毛线来,都是很难的。祖父说,钱的事你们就不要管,我想办法。母亲看祖父的态度很坚决,再也没说什么。祖父那时已是70多岁的高龄老人,自己没有一点积蓄,腿脚又不大方便,哪有办法去弄点钱来。岂料,祖父将他年轻时拾掇的一副清代乾隆年间铸造的青铜马蹬卖了,给大哥交了学费。

二哥小的时候顽皮是村上出了名的,常常遭到祖父的训斥。然而,二哥总是玩心难改。有一件事至今想来令人啼笑皆非。

那时,为了给二哥筹措学杂费,祖父和父亲一筹莫展,不得已祖父决定将他保存了几十年的一个在他看来比较贵重的酒壶拿出来卖掉。祖父认为这应该是文物了,肯定能卖个好价钱。不料,祖父的心爱之物不幸让二哥乘祖父不在家时得在手里。贪玩调皮的他左看看右看看,这酒壶很像一只喇叭,非常好玩,就是下面有一个大肚子,显得与喇叭的形状不太相称,于是他找来了钢锯,硬是将酒壶拦腰锯断,拿去当了喇叭耍。

到了我读书的时候,家中虽不富裕,但生活是不愁了。学杂费是可以交得上的,令我苦恼的是,除了枯燥乏味的课本,再没有一本课外的读物让自己自由地读一读,享受那种无身心之累而有心灵通达之乐的阅读境界。记得有一次,母亲带我去几十里外的外婆家,那次好像是外婆家过什么喜事,家里来了好多亲戚。我在二舅的书堆下面发现了一本木刻的《青春之歌》上卷。一翻起来,就沉入其间了。由于外婆家人太多,没有我可以单独静身读书的地方,我经过一番侦察,最后把目标选定在了外婆家西窗的窗架边上。那里可以晒得上太阳,并且别人不易发觉。于是我爬上去开始读书,从中午饭后一直读了个天昏地暗。直到晚上母亲找我吃饭时才被发现叫了下来。就是那一天,书在我的眼前洞开了另一个世界,一个让我痴迷的文学世界。

宋人黄庭坚说:“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这和“腹有诗书气自华”是一脉相通的。读书与一个人的生活养成、幸福观的确立,一个人的品质还是有很大关系的。记得小时候读鲁迅的文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我的启蒙老师在讲到三味书屋时,谈到三味的含义,即为:“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书是惟一不死的东西。”丘特的话说得再好。得知结缘缘,修为在书中。人类的文明进步仍需要博学多才的人,读书,不会有错。

阁”,成千古盛事。惜文宗、文汇二阁毁于太平天国之乱,文源阁在火烧圆明园时成为飞灰,而沈阳故宫中的文溯阁藏书,居然在一个时期被卷了炮仗皮。

一个文化人遭轻慢的时代,传统文化是割裂的,说礼崩乐坏、道德沦丧,归根结底是文化的问题;一个民族能否遵循恪守她的传统,是国民性塑造的先决条件。文化不是坚船利炮,却足以提振精神和自信心,于国于民莫不如此,和平时代尤为重要。

清入关后,康熙为保持八旗子弟的战斗力的,不使马背民族蜕变成斗虫蚰蜒乌的纨绔子弟,在承德开辟了木兰围场,并将秋狝大典定为祖制,用打猎的形式进行军事演习,北控满蒙。然而,汉文化的力量太强大了,那些志得意满的八旗子弟渐渐被纸醉金迷、声色犬马所腐化,上不得马拉不开弓,摇着纸扇挺着肚听书看戏,秋狝真成了典礼和形式。从古至今,历史上凡统治过汉民族的民族,无一不被同化甚至消亡:满洲族,商州时为肃慎,隋唐时为靺鞨,后为女真,建金,为克明(火)而改为清(水),可谓源远流长,然而入关200余年后,竟连母语也丧失,完全汉化了。丰宁满族自治县,满族人口60%以上,实则多为山西、山东人,当年山西人走西口跑偏了的,山东人闯关东走不动了的,都在此落了脚。国家的民族政策是,只要你和满族人沾亲带故,就可以由汉改满。接待我们的丰宁县旅游局局长是山东人,汉族,他大哥却是满族,原因是他哥的老丈人是满人,就改了。当年清廷用满汉一家来巩固统治,而今真是满汉一家了。这使我想起古罗马人侵占希腊的故事,古罗马宗教中原本只有三位主神,灭亡古希腊后,接受了希腊诸多神祇,渐渐被希腊同化,甚至好几代帝王都是希腊人。文化的力量何其强大,而我们今天却把文化和文化人弄得如此尴尬。

### 三

从丰宁县城到县属坝上草原竟有240公里,天地何其辽阔!这一片丰美的草原远处群山环绕,奔腾起伏,是一块盆地,当年成吉思汗铁木真在此风水宝地建有行宫。蒙元帝国的疆域堪称世界奇观,令人惊叹,几乎覆盖了亚欧大陆。铁骑弯刀所到之处,也将宗教文化散播融合。我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过印度,当年弘杨于印度的佛教几无痕迹,而莫卧儿王朝留下的伊斯兰教建筑比比皆是,信徒有1.2亿之众。“莫卧儿”意即“蒙古”。帝国全盛时期,几乎统治了整个印度次大陆!而在中国,元帝国竭力反抗汉文化同化,将汉人、南人划为最下等人,甚至废除科举制度,让读书人不能入仕,畏汉儒文化为虎。而今地球村无处没有华人生活,汉文化深入影响了很多国家的发展,尤其汉文化对日本、韩国更是影响深远。世界民族当然是平等的,文化也不必自负自傲,但自己不要侮辱自己的文化传统,别国如获至宝,自己弃若敝履,则实堪可悲。

江山固然壮丽,水草丰茂的草原美不胜收,傍晚篝火边的舞蹈也令人忘形,美酒羔羊无限好,却也令人惆怅,若无唐诗汉赋宋词元曲借以抒怀、歌以咏志,什么功名红颜、霸业江山,不过一场云烟过眼。



## 祭祖

□柯云

我们村属于土家山村,最重祭祖,尤其我们周氏家族因源远流长,十分讲究祭祀文化,敬重祖先。家乡人有句俗话,叫做“敬祖人保福,敬土地得谷”。

据我们周氏族谱记载,湖南周氏大部分为三国名将周瑜的后人。相传,民国初年,长沙某地上演《三国演义》这出大戏,当看到诸葛亮讽刺周瑜时,几个周姓人怒火中烧,冲上台去,将诸葛亮的扮演者拖上台殴打。从此,再也不敢上演这出戏了。后来,当地人才弄清这个秘密。原来周姓人仇恨诸葛亮,认为他气死了他们的祖先,周姓人不仅看不惯《三国演义》这出戏,连《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三字也不放过,凡是“诸葛亮”一律用香火将其烧掉。周姓人尊重祖先,名声远扬,家人发旺,到明朝万历年间,周瑜的后裔已遍布天下。到了清朝的江西开始向湖南迁徙,其中一个叫周万武的小官迁到慈利,死后葬在风景奇特的澧沅交汇处的饭畹山麓。这就是慈利的始祖。

我们村子里清明祭祖均为前三后四,意思是清明前的三天内或之后的四天内祭祖,而清明这天不祭祖。据说,清明当天祭祖不吉利。我的爷爷是文武全才的能人,非常讲

当我们观赏美的时候,心头会产生一种骚动感,这种骚动感乃是渴求净化自己内心的节奏,仿佛雨、风、繁花似锦的大地、午夜的天空和爱的泪水,把荡涤一切污垢的清新之气渗透了我们知恩图报的心灵,从此永不离去了。

——[俄]帕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



金蔷薇

## 旅途中的美

□朱效文

深爱旅行的人常会在旅途中被出其不意降临的美景久久地吸引,为身边突然发生的某件事,出现的某个人悄悄地感动。记得有一次,在南云南线的宾馆上拍摄梯田,我为眼前那一大片波澜壮阔、风起云涌的梯田美景深深地陶醉了,震撼了。可这时,耳廓却像被什么蜇了一下似的,我听见身旁一位老大大在抱怨:“咳,这里有什么好拍的?不就是几片水洼,几道田埂吗?一点也不好看……”我惊呆了。那老大大也是摄影爱好者也,拄着三角架,扶着相机;可是在她的眼里,这片变化无穷、美不胜收的风景,竟然只是普通的“几片水洼,几道田埂”而已。她的同伴,很可能是她的丈夫,面对她的诘难竟然哑口无语。我能理解他的无语,即便是我,也很难用最通俗的语言,在最短的时间里,将这片梯田为什么美、美在哪里一一解释清楚。

从这以后,每每看到迷人的风景,我总是会问一问自己,它为什么美?究竟美在何处?即便我不能成为一个美学家,也要学会面对类似“这有什么好看的”之语问时,能有所说。

同样是在元阳,一个雾霭重重的凌晨,在一处叫多依树的山村外,我艰难地站在一片倾斜的山坡上,久久地等待,等待拍摄日出时的梯田。天虽然慢慢亮起来,但眼前的景色却令人失望,山坡下和天空都被浓厚的云层覆盖着,脚下的梯田沉睡在深深的黑暗中。眼睛和腿在催促我:今天没希望了,该撤了。可是心灵却执拗地说:再坚持一下,或许还有一线希望,或许会有奇迹发生。

又经过了长长的等待,奇迹果真降临了。云层不经意间豁开了一条小小的缝隙,一束阳光从缝隙中探出头来,迅即照亮了山坡下的一小块梯田。那阳光是金色的,于是梯田里的水也被染成了金色,蜿蜒起伏的田埂则被描绘成了金黄色。那片梯田的四周,未被阳光直接照亮的地方,仿佛被人撒上了大把大把细碎的金属,在黑暗中闪烁着金灿灿的星光。我疯狂地按快门,想留住这可转瞬即逝的美景。果然,只短短的十几秒钟,云层就重新闭合,那片梯田重又跌入黑暗中。事后,我把这幅照片给朋友看,朋友惊呼:“这是哪里呀,是天堂吗!”

于是我问自己,这片被朋友誉为“天堂”的美景,究竟美在哪里?如果仅仅是一片被朝阳或夕阳照亮的水,它虽然美,但不会美到极致。反之,如果没有那束阳光,一片晦暗的梯田当然更谈不上美。也许,天堂般的美景正来自于阳光和阴影的相互衬托之中,正是被金色阳光照亮的小块梯田和它四周未照射到阳光的大片梯田之间形成的强烈对比,以及在光线照射下,梯田中柔情荡漾的水和线条刚劲悠扬的田埂之间形成的鲜明对比,才造就了这仿佛天堂般的美景。

是否可以这样说,美正是从对比中来?在形成美的过程中,对比双方缺一不可。其实,作为一个从事写作的旅行者,在我创作小说、童话、散文的过程中,不也时常有意或无意地使用对比的手法来塑造人物或事物吗?而旅途带给我的启示,仿佛大自然的神谕,在悄悄地向我阐释着,美是如何产生的?如何鉴别美,感知美,塑造美?

同样是在元阳,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在拍摄著名的老虎梯田。身旁不远处忽然一阵骚动,打乱了我专注的视线。那是一个中年农妇,正在向三名拿着相机的外国人索要每人两元的“费用”。农妇称,我们这些摄影人所站立的位置,正是她们家的田地,因我们的拍摄而无法耕种,所以需要每人掏两元钱作为补偿。虽然农妇的理由并不充分,但两元钱毕竟是小数目,拍摄才是大事,所以差不多每位国内游客都乖乖地交了钱。但老外则不然。老外不知是听不懂农妇的话,还是身边没带钱,或者别的什么原因,任凭农妇如何纠缠,硬是不掏钱。农妇急了,竟动手推搡起来。三位老外看上去都已70多岁,其中两位还是女士,他们站立的位置背后是峭壁,前面是万丈悬崖(没有栏杆),脚下仅有不足一米宽的平地。一旦动起手来,不小心摔下去会出人命的!周围人群中多有豪侠之士,路见不平,便拔“嘴”相助。有的说,农妇无理,对外国人,得饶人处且饶人,何必那么认真?也有帮农妇的,指责老妇说,不就两元钱吗,干吗那么小气?真不听话!争吵声乱哄哄闹成一团。农妇一听有人助威,更来劲了,硬要拽着不给钱的老外离开这儿。而老外也倔强,执意不肯离开半步。双方在这狭小的方寸之地你来我往,扭作一团,险情一触即发。

万分危急之际,只见一位原先一言不发,只顾拍照,外表柔弱文静的男士搁下相机,悄悄走到“激战”中的农妇身旁,往她手里塞了点东西,没说一句话,走了。农妇低头一看,原来是6个一元硬币,于是立刻松了手,丢下三个老老,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悠然而去。于是山崖边立刻风平浪静。惟有几位侠义之士,仿佛意犹未尽,还在喋喋不休地指责那位给钱的男士,不该如此不讲是非,不分青红皂白,沆浆糊了事。

我忽然有些感动,为那个一言不发,却化解了危机的男士感动。某种意义上说,是他救了那几个老外的命,虽然只用了小小的6个硬币。我觉得那个场面很美,虽然它并不轰轰烈烈。但是我问自己,假如那个人在旅途中给了路边的农妇6个硬币,你会觉得美吗?当然不会。假如农妇向老外来索要“费用”,老妇拒付时,有人立刻上前替老妇付了6个硬币,你会为他感动吗?也不会。我想,我的感动,来源于那位文静的男士和周围一大群挺身而出“豪侠之士”间形成的强烈对比,来源于那个掏出6个硬币的男士和那位为了得到6元钱,不惜生命与老外在悬崖边“搏斗”的农妇之间形成的鲜明对比。正是在这种对比产生了美,并且令人感动。有时候,是非并不是在争论中立刻就能辨明的,而化解危机却比什么都重要。有时候,化解危机只需要微不足道的6个硬币,而不是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惊心动魄的辩论、争吵、说理。

想起我们在阅读小说和散文时,有时会感到作品中的人和事过于平淡,很难激起读者心灵的波澜。也许,其原因之一,就是作者没有将他想要奉献给读者的人物和故事,通过适当的对比,鲜明而强烈地凸现出来,使读者在对比中,对美有所感知、感悟、感动。

旅途中的美,是滋养我生命的养料,是诱惑我不断出发的梦境。旅途中的感动,也赋予我笔下的文字以永不枯竭的美的源泉。